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八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馬衍宗

藝文類聚卷八十二　　唐　歐陽詢　撰

草部下　芙蕖　菱　蒲　萍　苔　菰　荻　著　茗　茅　蓬　艾　藤　菜蔬　葵　薺　葱　蓼

芙蕖

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菂（菂子也）菂中薏（子中心也）

廣雅曰菡萏芙蕖也

周書曰藪澤已竭即蓮藕掘

毛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又曰隰有荷花

說文曰芰菱也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蓮

真人關令尹喜傳曰真人遊時各各坐蓮花之上一花輙徑十丈

楚辭曰集芙蓉以為裳又曰因芙蓉而為媒憚褰衣而濡足又曰搴芙蓉兮木末又曰披荷稠之晃晃又曰製

芰荷以為衣又曰荷衣兮蕙帶又曰芙蓉始發雜芰荷

紫莖屏風文緑波

洛神賦曰灼若芙蓉出緑波

文選曰芙蓉散其華又曰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又曰菡萏溢金塘又曰魚戲新荷動又曰神蔡止荷心

毛詩義疏曰的可磨以為散輕身益氣令人强健

拾遺記曰漢昭帝遊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素葉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内蓮實如珠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嘉蓮一雙駢花並實合樹同𦍑

宋書曰臧質字文含兵敗走入南湖無食噉蓮追至質絡頸沈出鼻兵見斬首傳京

搜神記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花五六日而落

又曰無錫上湖陂陂吏丁初雨止見一少婦人著青衣戴傘呼之不得自投陂中是大蒼獺衣傘皆是荷花

萬歲歷曰太和二年烏程縣閣下生蓮花

顧啓期婁地記曰婁門東南有華墩陂中生千葉蓮花

其荷與衆蓮荷無異菡萏色白豈佛經所載者也

王歆之神境記曰九疑山過半路皆行竹松下狹路有清澗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

佛圖澄傳曰澄咒鉢中青蓮花生

古今注曰一名水且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花

華山記曰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詩古詩曰江南可採蓮荷葉何田田魚戲荷葉東魚戲

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又曰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晉傅玄歌詩曰度江南採蓮花芙蓉增敷曄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容與動纖柯又曰煌煌芙蕖從風芬葩照以皎日濯以清波陰結其實陽發其花金房綠葉素株翠柯

晉陸鈞芙蕖詩曰綠房含青實金條懸白璆俯仰隨風傾煒爗照清流

晉張華荷詩曰荷生綠泉中碧葉齊如規迴蕩流霧珠映水逐條垂照灼此金塘藻曜君玉池不愁世嘗絶但畏盛明移

梁簡文帝詠芙蓉詩曰圑花一帶卷交葉半心開影前光照曜香裏蝶徘徊欣隨玉露點不逐秋風催又採蓮詩曰晚日照空磯採蓮承晚暉風起湖難渡蓮多摘未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角遠牽衣

梁朱超詠同心芙蓉詩曰青山麗朝景玄峰朗夜光未

及清池上紅蕖並出房日分雙帶影風合兩花香魚驚畏蓮折龜上礙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應嘉祥徒歌涉江曲誰見緝為裳

梁劉緩詠江南可採蓮詩曰春初北岸涸夏月南湖通卷荷舒欲倚芙蓉生即紅楫小宜迴逕船輕好入叢釵光逐影亂衣香隨逆風江南少許地年年情不窮

梁劉孝威和採蓮詩曰金槳木蘭船戲採江南蓮蓮香隔浦度荷美滿江鮮房垂易入手柄曲自臨盤露花時

濕釧風荳乍拂鈿
梁吳筠採蓮詩曰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
去出採江南蓮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反
及此荷花鮮
梁沈約詠芙蓉詩曰微風搖紫葉輕露拂朱房中池所
以綠待我汎紅光又詠新荷應詔曰勿言草卉賤幸宅
天池中微根纔出浪短榦未搖風寧知寸心裏蓄紫復
含紅

梁江洪詠荷詩曰澤陂有微草能花復能實碧葉喜翻風紅英宜照日移居玉池上託根庶非失如何霜露交應與飛蓬匹

陳祖孫登詠城塹中荷詩曰白水麗金扉青荷承日暉葉似環城蓋香亂上橋衣岸高知水落影合見菱稀猶疑涉江處空望採蓮歸又賦得涉江採芙蓉詩曰浮照滿川漲芙蓉承落光人来間花影衣度得荷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採嗟離別無暇緝為裳

隋殷英童詠採蓮詩曰蕩舟無數伴解纜自相催汗粉無庸拭風裙隨意開棹移浮荇亂船進倚荷來藕絲牽作縷蓮葉捧成杯

賦後漢閔鴻芙蓉賦曰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竦脩幹以凌波建綠葉之規圓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脩嫮傾城之色揚桂枻而來遊玩英華於水側納嘉實兮傾筐珥紅葩以為飾感桃夭而歌詩申關雎以自勑嗟留夷與蘭芷聽鶗鴂而不鳴

嘉芙蓉之殊偉託皇居以發英

魏陳王曹植芙蓉賦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泛清流以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如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吳蘇彥芙蕖賦曰偉芙蓉之菡萏燿煒煌之丹花舒紅

采於綠沼映的皪於朱霞

晉孫楚蓮花賦曰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於重壤森蔓延以騰邁爾乃紅花電發暉光熣熣仰曜朝霞俯照綠水潛緗房之奥密兮含珍藕之甘腴攢聚星列纖離相扶

晉潘岳蓮花賦曰偉玄澤之普衍嘉植物之並敷遊莫美於春臺華莫盛於芙蕖於是惠風動冲氣和眄清池翫蓮花舒綠葉挺纖柯結綠房列紅葩仰含清液俯濯

素波脩柯婀娜柔莖苒弱流風徐轉迴波微激其望之也瞱若皦日燭崑山其即之也晃若盈尺映藍田
晉夏侯湛芙蓉賦曰臨清池以遊覽覯芙蓉之麗華潛靈藕於玄泉擢脩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
迴縈外散菡萏内離的出豔發葉恢花披綠房翠蔕紫飾紅敷黄螺圓出垂𧄒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固陂
池之麗觀羗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葩摘圓質折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炎同嘉異乎橙橘參嘉果以作珍

長充御乎口實

晉潘岳芙蓉賦曰蔭蘭池之豐沼育沃野之上腴課衆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押臈雲布宻咤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鬚垂的斐披赩赫散煥熠爚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夭閒發清揚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

宋傅亮芙蓉賦曰考庶卉之珍麗實總美於芙蕖潛幽泉以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汎輕荷以冒沼列紅葩而曜

除徽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沚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萌秀於火中而結房豈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瞻悦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

宋鮑昭芙蓉賦曰感衣裳於楚賦詠夏思於陳詩訪羣英之豔絶標髙名於澤芝青房兮規接紫的兮圓羅樹妖娬之弱幹散菡萏之輕柯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

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濯繡羽而景過結遊童之湘吹起榜妾之吳謳被碧塘之周流繞金渠之空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析水而為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暉葱河之銀燭冠五華於仙草超四照於

靈木

梁簡文帝採蓮賦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花兮丹復紅卧蓮葉而覆水亂高房而出叢楚王暇日之歡麗人妖豔之質且棄垂釣之魚未論芳蘋之實唯欲迴渡輕

船共採新蓮傍斜山而屢轉乘橫流而不前於是素腕
舉紅袖張迴巧笑墮明璫荷裯刺密亟牽衣而綰裳人
喧水濺惜虧朱而壞粧物色雖晚徘徊未反畏風多而
榜危驚舟移而花遠歌曰常聞蕖可愛採擷欲為裙葉
滑不留綖心忙無假薰千春誰與樂惟有妾隨君
梁元帝採蓮賦曰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緑房兮翠
蓋素實兮黃螺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
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

還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襦菊澤未反梧臺迥見荇濕霑衫菱長繞釧泛柏舟而容與歌採蓮於枉渚歌曰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

梁昭明太子芙蓉賦曰色兼列綵體繁衆號初榮夏芬晚花秋曜興澤陂之微章結江南之流調

梁江淹蓮花賦曰藥金光而艷色藕氷折而玉清戴紅

蓮以吐秀披絳葉以舒英故河北櫂歌之妹江南採菱之女春水廣兮楫潺湲秋風駛兮舟容與看縹芰兮出波擥緗蓮兮映渚

頌顔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櫂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

贊晉郭璞芙蓉贊曰芙蓉麗草一曰澤芝泛葉雲布映波擢嶷伯陽是食饗比靈期

表晉范甯為豫章郡守新淦縣廳事前陸地生一蓮花

入冬花十六年更生四枚今年復生二十六枚鮮明可愛

啓

劉孝威謝東宮賚藕啓曰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僮的子為靈散得自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永羞莫敢相輩

菱

說文曰菱薩也

廣志曰鉅野之菱大于常菱淮漢以南凶年以菱為蔬猶以

橡為資也

周官曰冬食蔆藕棗栗杼實

國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

呂氏春秋曰杜厲叔事莒公自以為不見知居於海上夏食蔆芡冬食橡栗莒公有難將死之其友曰不知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別也厲叔曰吾將以醜後

世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幽明錄曰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阿湖值風不得行泊菰際見一少女乘船採菱舉體皆衣荷葉因問姑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則有懼色答云子不聞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乎然有懼容廻舟理棹逡巡而去球遥射之即獲一獺向者之船皆是蘋蘩薀藻之葉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望見船過因問云君向来不見湖中採菱女子耶球云近在後尋射復獲老獺

居湖次者咸云湖中常有採菱女容色過人有時至人
家結好者甚衆

詩梁簡文帝採菱詩曰菱花落復含桑女罷新蠶桂棹
浮星艇徘徊蓮葉南

梁費昶採菱詩曰妾家五湖口採菱五湖側玉面不關
粧雙眉本翠色日斜天欲暮風生浪未息

梁江淹採菱詩曰秋日心容與涉水望碧蓮紫菱亦可
採試以緩愁年參差萬葉下泛漾百流前髙採溢通壑

香芬麗廣川歌出櫂女曲儛入江南弦

梁陸罩採菱詩曰參差雜荇枝田田競荷密轉葉任香風舒花影流日戲鳥波中蕩游魚菱下出不與文王嗜羞持比蘋實

梁江洪採菱詩曰風生綠葉聚波動紫莖開含花復含實正待佳人來又曰白日和清風輕雲雜高樹忽然當此時採菱復相遇

啓梁庾肩吾謝賚菱啓曰上林紫水雜蘊藻而俱浮雲

夢清池間芙蓉而並發珍踰百味来薦盡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橘愧此開顔含露蒲萄慚其不餡

蒲

山海經曰孟于之山其上多蒲

爾雅曰莞苻離其上蒚今水中莞蒲可作蓆也

毛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蕳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左傳曰齊侯澤之萑蒲舟鮫守之不與民共又曰臧文仲妾織蒲

古歌曰蒲葉何離離

離騷曰抽蒲兮陳坐援英兮為蓋

文選曰新蒲含紫茸又曰新蒲節轉促

史記曰趙高將為亂先設驗獻蒲以為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

漢書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乃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又曰元帝疾時史丹以親密侍疾唯上獨寢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

東觀漢記曰劉寛遷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秦記曰苻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狀如竹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洪後以讖文草付應王遂改姓苻氏

續述征記曰烏當沉湖齊人謂湖為沉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遊此臺結蒲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幽明錄曰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邉拔蒲暮恒宿空

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載蓴逕前投醜奴舍寄住因卧覺有臊氣女巳知人意便求出戶變為獺

詩古詩曰青蒲緣帶生我池中

齊謝朓詠蒲詩曰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為珠初萌實鵾組暮蓝雜椒塗所嗟堂上曲遂鑠黃金軀

梁元帝賦得蒲生我池中詩曰池中種蒲葉葉影蔭池濱未好中宮薦行堪隱士輪為書聊可截匹柳復宜春

瑞蘖生苻苑鏤碧獻周人

萍

爾雅曰苹萍也其大者曰蘋

周禮曰穀雨一日萍始生萍不生陰氣增盈

秋官曰萍氏掌禁川游者萍草無根取名不沈溺

淮南萬畢術曰老血變為萍

古詩曰泛泛江漢萍漂蕩水無根

江賦曰萍實時出而漂泳

東都賦曰發蘋藻以潛魚

風賦曰起於青蘋之末

何晏詩曰願為緑蘋草託身寄清池

劉靈曰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水之載浮萍

王逸曰自比如萍隨水浮游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癢下水烏

鬚髮久服輕身一名水簾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濵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問羣臣莫能識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又遣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

詩晉司馬彪萍詩曰汎汎江漢萍飄蕩永無根

梁庾肩吾賦得池萍詩曰風翻乍青紫浪起時疎密本欲歎無根還驚能有實

賦晉夏侯湛浮萍賦曰步長渠以遊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瀲以澄茂羌孫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發翠綵以含縹蔭脩魚之華鱗翳蘭池之清潦既澹淡以順流又雍容以隨風有纒薄

於崖側或廻滯乎湍中紛上下而靡常漂往來其無窮
停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濤擾則動浮輕善移勢
危易盪
晉蘇彦浮萍賦曰余甞汎舟遊觀鼓楫川湖覩浮萍之
飄浪乃觸水而自居體任適以應會亦隨遇而靡拘伊
弱卉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
賛郭璞萍賛曰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
被物無常託孰之所寄

論晉杜恕篤論曰夫萍與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苔

爾雅曰薄石衣也

説文曰苔水衣也

淮南子曰窮谷之污生青苔

風土記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遊名山志曰石簣山緣崖而上高百許丈裏悉青苔無

別草木

古今注曰苔或紫或青一名員蘚一名緑錢一名緑蘚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祖梁國獻蔓苔亦曰金苔亦曰夜明苔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黄

江賦緑苔鬖髿乎研上研石也

江淹青苔賦鑿山楹為室有老苔焉

天台山賦曰踐莓苔之滑石

古詩曰青苔依空牆

詩梁沈約詠青苔詩曰緣階已漠漠汎水復綿綿微根如欲斷輕絲似更聯

梁庾肩吾新苔詩曰隨潮染岸石逐脉聚浮查徒令阿谷麗停筐不汰沙

賦江淹青苔賦曰嗟青苔之依依無色類而可方必居閑而就寂似幽意之深傷故其處石則松栝交陰泉雨長注横磵俯視崩壁仰顧若其在水則鏡帶湖沼錦匝

池林春塘秀色陽鳥好音乃生水而揺蕩遂出波而沉溼

菰

說文曰蔣菰也

廣雅曰蔣菰其米謂之彫胡

廣志曰菰可以為蓆温於蒲生南方

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蔣

禮記曰十月收水澤之賦

江賦曰泛之以遊菰

吳都賦䅵秀菰穗於是乎在

宋玉賦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

詩梁沈約詠菰詩曰結根布洲渚垂葉滿皐澤匹彼露

葵羹可以留上客

荻

爾雅曰菼薍也似葦而小

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詩疏義曰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謂之萑也

焦贛易林剥之坤曰從風縱火荻芝俱死

漢書曰董偃見寵館陶公主安陵袁叔謂偃曰顧成廟遠無宿宮又有荻竹藉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於上此上所欲也

抱朴子曰吳世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光從其上又以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燔之火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童謡云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是時盧循竊據廣州國未能討因而用之是官養之蘆也荻猶敵也

毛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又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又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又曰毳衣如菼又曰八月萑葦

禮記曰七月納材葦

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命虞人材葦供國

搜神記曰朽葦化蚕也

異苑曰盧龍將攻京師謠曰十丈㐲屋盧作柱蘼作欄

郭璞奏曰不宜禁荻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盖欲以民通財共利不獨專之也

詩梁元帝賦得春荻詩曰翠莖玉池前遥映江南蓮非秋無有毦未燒不生煙

詔宋武帝詔曰少府前歲所封諸洲蘆荻可開以利民

著

逸禮曰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

史記曰天下和平蓍莖長一丈其聚生百莖共根今世取蓍八十莖長八尺即難得矣得六十莖長八尺即可用

洪範五行曰蓍之言為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

淮南子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

詩梁范筠詠蓍詩曰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紆神蔡伏靈異祥雲降温腴

賦晉傅玄蓍賦曰春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脩茂曁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掘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惟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棄原野之蕭條升雲階而內御運玆莖於掌握爻象形而星布信鈎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務

茗

爾雅曰檟苦荼早採者爲荼晩採者爲茗

吳志曰孫皓每饗宴坐席無能否每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酒

吳興記曰烏程縣西有温山出御荈

續捜神記曰晉孝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

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大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復來乃
探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爲居宅中先有古墳
每日作茗摶飯輒先以著墳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
以勞意欲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即夢見一人自說沒
來三百餘年謬蒙惠澤賢二子恒欲見毀相賴保護雖
潛壞與朽骨敢忘翳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屋得錢十
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並有慙色自是設

饌愈謹

賦晉杜育荈賦曰靈山惟嶽奇産所鍾厥生荈草彌谷被岡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靈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澤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兹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茅

爾雅曰藾杜茅也

說文曰菅茅也

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彚征吉茅注茅一名茹子又曰藉用白茅无咎

天官甸師祭祀供蕭茅

禹貢曰荆州包匭菁茅

毛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又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左傳曰齊侯伐楚謂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

典錄曰武王伐殷微子啓肉袒面縛牽羊把茅膝行而前

六韜曰呂尚坐茅而漁

尹文子曰堯為天子土階三尺茅茨不剪

尸子曰殷湯救旱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牲

莊子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離騷曰索靈茅以莛篿又曰蘭芷變而不芬兮荃蕙化

而為茅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説桓公云古之封禪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

吳録地理志曰桂陽郴縣有菁茅可染布零陵有香茅任土貢之

沈約宋書曰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江夏王義恭累表勸封禪上甚悦

詩梁簡文帝香茅詩曰銅律與鳴琴俱稱類君子豈若

江淮間發葉超衆羙珍同自牧歸茅因彙征起豈獨邁

秦蘅方知茷沅芷

梁定襄侯蕭祗詠香茅詩曰鶗鴂芳不歇霜繁緑更滋

擢本同三脊流芳有四時麤根縮酒易結解舞蠶遲終

當入楚貢豈羙詠陳詩

蓬

毛詩曰彼茁者蓬又曰首如飛蓬

蕪城賦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列子曰見百歲髑髏搴蓬而指之

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禮曰桑弧蓬矢

莊子曰斥鷃翱翔蓬蒿之間

古詩轉蓬離本根飄颻之畏長風又曰孤蓬轉霜根

離騷曰蓬艾親人御于茅兮

魯哀公失國走齊公問焉曰子之年甚少矣道至于此

乎吾少之時多愛我者吾體不親人多諫者吾忘不能用是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人諂諛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孫其根本密其枝葉

尚書大傳曰子夏作壞室編蓬戸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知為車

三輔決錄曰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詩魏曹植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髙髙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流宕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

晉司馬彪詩曰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颻隨風轉長飈臺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故株邈然無由反

艾

爾雅曰艾冰臺也

毛詩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歳兮

莊子曰越王子搜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崔寔月令曰三月可採艾

博物志曰削冰至圓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得火

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楚辭曰蕭艾於筺筥謂蕙芷而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

腰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艾也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神仙次藥有靈叢艾

賦孔璠之艾賦曰良藥弗達妙針莫宣奇艾急病靡身挺煙治匪君臣得用神火振淹固於一爛氣絶息乎無假淳建枝而指祟鉗椒檮而貽禍伊兹艾之淑粹仍索質於中野嗟乎貞灰與邪燼迭御芳煙與苦蘭競薫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故言兆則禁對舉蘭則艾因

贊孔璠之艾贊曰論譪靈艾蔚彼脩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

藤

爾雅曰諸慮山櫐今江東呼櫐為藤藤似葛而麤大也

廣雅曰藟藤也

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山海經曰畢山其上多櫐今貍豆之屬

南方草木狀曰浮沉藤生子大如甕甌正月華色仍連

著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阯九真合蘭子藤生緣樹木正二月花色四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雞冠取生食之味淡泊出交阯合浦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羮甌俚民煑食其味甜酢出蒼梧蔌藤生金封山俚人往往賣之其色正赤出興古

裴氏廣州記曰土人伐船為業隨樹所在就以成槽皆去水甚遠動有數里山生草名為膏藤津汁輭滑無物

能比以此導地牽之如流雖五六丈船數人便運

臨海異物志曰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藤既纒裹樹便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藤盛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至十圍又曰萩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為杖蔑以縛船及以為席勝於竹也

王歆始興記曰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告曰吾家在觀亭亭廟石間有懸藤君至叩藤家人自出歸者如其言果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

水見屋舍甚麗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顧微廣州記曰蔽藤如栟櫚葉疎破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筆管竹類有十許種續遊草藤也一曰諾藤二曰水藤山行渇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絶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輙更生根至地永不死

異苑曰永陽縣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路右名為神農窟窟前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藤花形似

菱葉朝紫中綠晡黄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詩梁簡文帝詠藤詩曰纖條寄喬木弱影掣風斜標春抽曉翠出霧挂懸花

菜蔬

毛詩曰其蔌維何惟筍及蒲又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

爾雅曰菜謂之蔬不熟曰饉

周禮春官曰春入學舍釆合舞

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蓄菜

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孔叢子曰菜謂之蔬

莊子曰顔回不茹葷三月

吕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赤木之葉

餘務之南有菜名嘉樹其色若碧

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地温和冬食生菜

魏志曰倭國地温和冬夏食生菜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芝琅菜

王充論衡曰董仲舒讀春秋三年不窺園菜

孝子傳曰洛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屩不取其直天神化為書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即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餘皆為錢公得以娶婦

大夫有汙瀦之宮雖有美菜有義之士不食

莊子曰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顔回擇菜

文選曰野有菜蔬之色

儀禮曰婚禮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盖用待告

漢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瀦其宮室以為汙池名曰凶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菜之羙者具區之菁

范宣挑菜傷指大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啼

蜀都賦曰五肉土菜勝掩腥臊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巳耕種菜果不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賫瓦榼酒七子樏樏多菜而無他味亦有世間常菜輒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

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饑

啓梁皇太子謝勑賚河南菜啓曰海水無波来因九譯周原澤洽味備百羞堯韭未儔姬歜非喻又謝勑賚大菘啓曰吳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泮宫採芹空入魯詩流火烹葵徒傳豳曲

葵

說文曰葵菜也

七啓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

文選曰青青園中葵凝露待日晞又曰譬如後園葵有葉待秋霜又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豳風曰七月烹葵及菽

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莊子居亂不能危行言遜以致刖足）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小葵生牛馬貴大葵不蟲牛馬賤

史記曰公儀休爲魯相食葵而美拔其園葵棄之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女嬰相從績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以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奔於魯馬佚食吾園葵是歲亡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相及也

列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

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爲遼東丁氏作人丁氏

常使買葵冬得生葵問何得此葵云從日南買来

異苑曰苻堅將欲南師夢葵生城内明以問婗婗曰若征軍逺出難為將也

博物志曰陳葵子微炒令爆吒散著熟地中遍踏之朝種暮生逺不過宿

北齊彭城王攸在邵王氏種葵三畝被人盜之王密令書葵葉明旦市看之遂得偷者

詩古詩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友莫羞貧羞貧

友不成
晉陸機園葵詩曰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頴西南晞靈露垂鮮澤朗日耀其暉時逝和風戢歲暮商飈飛曾雲無温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孫生悲又詩曰翩翩晚彫葵孫生寄北蕃被蒙覆露惠微軀後時殘庇足同一智生理各萬端不若聞道易但傷知命難

薺

爾雅曰菥蓂大薺（似薺葉細）又曰蒫薺實

說文曰薺草可食也

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禮記曰孟夏之月靡草死

淮南子曰薺麥冬生而夏死

抱朴子曰薺麥大蒜仲夏而枯

賦夏侯湛賦曰寒冬之日余登于城跬步北園覩衆草

之萎悴覽林巢之零殘悲纎條之槁摧愍枯葉之飄殫見芳薺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氷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含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羌無寧乎煖燠齊精氣於款凍均貞固乎松竹

齊下伯王薺賦曰終風掃於暮節霜露交於杪秋有萋萋之緑薺方滋繁於中丘

葱

禮記曰凡進食之禮葱渫處末又曰膾春用葱脂用葱

為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

爾雅曰茖山葱細莖大葉

劉向別傳曰鄯尉有種葱書曹公旣與先生言細人覘之見其拔葱

莊子曰徐無鬼見武侯曰先生居山林猒葱韭今老欲甘酒肉之味邪又曰春月飲酒加葱以通五臓

春秋元命苞曰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隴悉着行人拔取者悉絶若精神而求即不拔自出奇異辛香

漢書曰龔遂勸民令人一口種五十本葱一畦韭百本
薤

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西八十里其山高大上生葱
故曰葱嶺

列仙傳曰阮丘蛆山上種葱百餘年乃去

晉令曰居洛陽內園菜欲課以當者耳其引長流灌紫
葱可各三畝

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為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

安姑臧長居數月輒致資產舊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唯老母妻子但菜食或謂舊曰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人上藥有玄都綺葱

鄴信臣曰大官園種冬葱生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也

蓼

爾雅曰薔虞蓼（虞澤蓼也）

毛詩曰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離騷曰蓼蟲不能徙乎葵菜

吴氏本草曰蓼實一名天蓼一名野蓼一名澤蓼

禮記曰鶉羹雞羹鴽釀之蓼

劉向別録曰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吴欲復怨非一日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臥則切之以蓼

魏文子曰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

古詩曰蘇蓼出蒲渠

賦漢孔臧蓼蟲賦曰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遥諷誦遂
居東園周旋覽觀憩乎南蕃覩茲茂蓼紛葩吐榮猗那
隨風緑葉厲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
生於是寤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
之子豈曰不云苟非德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
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惟辛苦乃丁大殃

藝文類聚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至八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劉　達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

唐　歐陽詢　撰

寶玉部上　寶　金　銀　玉　珪

寶

爾雅曰琛寶也　美寶為琛

禮記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敬叔魯卿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

夫子曰如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寳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又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寳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寳爾以玉為寳若以與我皆喪寳也不若人有其寳

公羊傳曰虞公貪而好寳及為晉所滅抱寳牽馬而去又曰盜竊寳玉大弓

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河宗氏天子崑崙之山丘舂山之寳玉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為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

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威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

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瑕亹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纇絲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謝承漢書曰鄒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晉安帝紀曰桓玄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于手

地鏡圖曰凡覲金玉寶劒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盪音湯其美者謂之鏐音留

尚書洪範五行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孔安國金可改庚辛

金氣也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黄金之膏

晏子曰景公為履黄金之綦

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三物台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又曰四夷賓服則金勝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黄金見深山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黄金見深山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

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賜

金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畤於櫟陽祀白帝又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以黄金為鳧鴈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黄金白璧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請見之賜金璧數千萬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笑曰嘻夫採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金宜更黄金為麟趾裊蹄以協瑞焉又曰梁孝王未死

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又曰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來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慙又曰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又曰疏廣徙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

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為名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續漢書曰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荆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漢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作黃金

邴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此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手所杖劒金三

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郄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閑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為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別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詣京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忳

云腰下有金十斤顧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絶忯賷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疋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来後乗馬突入金彦門彦父見曰真盜矣忯説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彦父彦父不受遣迎彦喪金具存

録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愼莫賣宅也到後五

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賫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縁爾耶使者沉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為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炤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

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
金盡而困無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
斤盛以青瓿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
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
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
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
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

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世説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異物志曰狼𦡾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為之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筭計人見一金牛形

甚瑰壯以金為鏁絆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黄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黄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壯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鏁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黄鳥鬭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黄金

銀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音遼

史記封禪書曰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漢書曰益州監町山出銀賁古亦出銀又曰無雷國出銀又曰黄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有銀山馬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髙萬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列傳異曰故司隷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許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殮餘銀以坑之素書著腹上哭之謂曰若子䰟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余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地仙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銀穴有銀沙

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

此是也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又曰白銀見為雄雞

贊晉郭璞金銀賛曰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玉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霍山之珠玉焉又曰璆美玉也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廣志曰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

出夫餘瑜玉玄玉水蒼玉皆佩用

尚書曰惟辟玉食

山海經曰黄帝乃取峚之玉榮而投鍾山之陰陽瑾瑜之玉潤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景周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周官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執玉爵者不揮又曰受珠玉者以掬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耶子曰昔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水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寶玉萬四千佩有八萬

尚書中候曰文王至磻谿吕尚釣王趨稱曰望公七年

今見光景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吕佐之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有玉英英華也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典用觀天子寶器玉果璿珠燭銀

黄金之膏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于羣玉之

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刀切玉如

切泥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又曰鄭人謂玉未理者

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

紀年曰桀伐珉山珉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呂氏春秋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巳之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為巳用得其利故也

戰國策曰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又曰蘇秦謂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

春秋繁露曰公侯贄用玉玉潤而不汙至清潔也故君子比之於玉玉有瑕穢必見於外故君子不隱所短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淮南子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又曰崑崙山中有層城九重上有珠樹玉樹又曰琬琰之玉在汚泥之中雖廉者釋又曰譬若鍾山崑崙之玉炊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又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百玉之精明夜照夕以杯於庭中比明旦而水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

鹽鐵論曰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鵲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鳳皇集得玉寶乃起萬壽宮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
為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
琴操曰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
之言玉石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
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

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泱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闇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歍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刑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黄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玉杖又曰袁逄為三老賜玉杖

魏畧曰大秦國出五色玉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光和中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文士傳曰劉楨甞預魏文帝坐見甄后不伏武帝大怒收付作部使摩石武帝常輦至尚方觀作者見楨楨摩

石不仰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巳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和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禀氣堅貞受兹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赦楨復署吏

胡琮别傳曰吳時掘地得銅匣以琉璃為葢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大皇帝以問琮對曰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乎

神仙傳曰沈羲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盌賜之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又語云後當以得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石子生玉北平徐氏女甚有行人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為狂乃戲云得白璧一雙来當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

名曰玉田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陵得白玉樽玉
蕭玉笛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鎮鄴游常山天時大雪融液不積
掘得玉馬又曰弘農楊子陽闢土中有聲掘得玉㹠長
可尺許屋棟間仍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
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
子陽獲銀米遂為富兒鍜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

隨以破滅
白澤圖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
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戴燭入石石中
有玉也
詩晉司馬彪詩曰玉出閬風側珠生南海濵奕奕不周
阪蘇桂揚其芬
賦晉傅咸玉賦曰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
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生玉

禀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
夫豈君子之是比盖乃王度之所式其為美也若此當
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為石獨見知於卞子
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為有國之偉寶禮神祇
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已知已之不可遇
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趾
贊晉庾肅之玉贊曰圓璧月鏡璆琳星羅結秀藍田輝
真荆和玄珪特達瑜不掩瑕質鮮器潤流映滂沲

郭璞瑾瑜玉賛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采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珪

說文曰玠大珪也珽大珪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爾雅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玠

白虎通曰珪以為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見故以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珪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

山海經曰㺄山之神祠之白圭

易曰告公用圭

尚書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天色禹功聞於四海故堯錫玄圭以旌顯

周官禮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壁男執蒲壁繅皆二采再就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圭壁以祀日月星辰青圭禮東方

穀圭天子以聘女琬圭以治德結好琰圭以易行除慝
土圭以致四時琢圭以頫聘牙璋以起軍治兵
禮記曰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又
曰禮有以素為貴者大圭不琢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
以申信也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左傳曰鄭駟帶伐伯有伯有死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
八月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而用珪質于河

已復歸又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丘助敬王南侵子朝也拘得玉者取其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論語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珪玄璧以見西王母

墨子曰圭徒狹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蜂蜃

莊子曰楚昭王延屠羊以三珪之位

楚詞曰接徑千里出若雲三珪重侯聽類神察篤反隱孤寡存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七年玉珪出弘農華陰

贊晉郭璞珪贊曰玉作五瑞辯章有國君子鳴佩亦以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

藝文類聚卷八十三